

论萨满教对北方初民性关系的规范

王海冬

人类的氏族组织，与其它所有动物群体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性的生产、消费单位，而且承担着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的传承。此外，维护氏族外婚制度是其持久不衰、一刻不得松懈的文化功能——使人类健康繁衍，因此，氏族的延续与发展，需要意识形态的保障，而这种意识形态保障在地球的北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由萨满教提供的。

关键词：萨满教 性关系 氏族外婚 早期人类

作者 王海冬，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以往，学术界有一种流行观点：人类很晚——至少到父系氏族社会才知晓男女性交是生殖的必要前提。我们认为，早在距今二、三十万至五万年左右，人类普遍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实现普那路亚群婚制，即在一定的婚姻集团范围内相互的共夫与共妻，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发生性关系，那时就清楚地知道男女性交是生殖的前提。随着氏族的发展，普那路亚婚姻被对偶婚所取代，即被还不牢固的对偶结合的婚姻制度代替了。氏族要实行族外婚，^①意味着当时人们需要到外氏族去寻找配偶，这比排除不同辈序的性关系“要困难得多”，^②为此氏族曾采取了严厉的手段。茫茫长夜，蜗爬牛行，在两性关系上，初民在痛苦的实践中发现了黎明的曙光，以坚定沉重的步履走了过来——氏族外婚制的产生就是这历史性进步的里程碑。

人类的氏族组织，与其它所有动物群体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性的生产、消费单位，而且承担着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的传承。此外，维护氏族外婚制度是其持久不衰、一刻不得松懈的文化功能——使人类健康繁衍，因此，氏族的延续与发展，需要意识形态的保障，而这种意识形态保障在地球的北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由萨满教提供的。

一、欧亚大陆史前“维纳斯”的萨满教性质

欧亚大陆已经出土了众多的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据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③一文中介绍：东自贝加尔湖附近，西至比利牛斯山之间发现了奥瑞纳时期至梭鲁特时期^④近百个女神像（据文中资料统计），这些女神雕像多为猛犸象牙制品，也有用其它兽骨或石头制成的，大多数表现全裸的女性，极少数用带状物束裹胸部和腰部，也有将围裙一类物品由臀部向足后垂下，以示局部遮覆。在贝加尔湖附近的布立奇和马理塔，还出土用毛皮衣帽披裹全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第79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张仲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第33页。

③ [日] 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于可可等译，载《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④ 指奥瑞纳与梭鲁特时期均为旧石器晚期的考古分期，前者距今2—3万年，后者距今1.8万年。

身(除面部外)的圆雕女像和全裸的或穿戴衣帽而袒露胸部和腹部的女雕像。我们认为:女神像出土的区域是萨满教流布的地区。因此,这里留下了旧石器时代萨满教女神的早期足迹。

在地中海海滨法国和意大利国境线上的格里马第洞穴中,发现了五六件女神像,其中一件为黑曜石所制,其他为石碱石所制。黑曜石雕像高七厘米,从正面看,头足尖细,身材瘦高;从侧面看,臀部急剧突出,与躯干成直角,腹部向前方显著隆起。石碱石雕像其中之一从圆形的头部向背部垂下头发。另一件纤小的头部从侧面看成为倾斜的三角形,未表现毛发,两者都省略了手臂部分。还有一个女神雕像,圆形的丰乳几乎占据了整个胸腹部,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阴部夸张突出,整个雕像突出了女性的生殖部位。^①

这很可能是萨满教形成时期最早信仰的生命创造女神。先民认为那肥硕突出的女阴不仅孕生出人类,而且孕生出生命万物,那挺实丰满的双乳滋养着“万人、万兽、万鸟、万虫、万鱼”。^②女阴的形象酷肖两片紧并在一起的柳叶,如我们调查的满族先民崇拜柳女神,而柳女神的原始意义是生命神,以后才演化为图腾神、始母神、人类的生育神、保婴神。所以,柳祭圣坛上象征佛朵妈妈的鲜嫩柳枝、裸体女偶、柳叶形的“妈妈口袋”,以及天祭圣坛上宇宙三女神的神匣上的柳图案,家祭中象征子孙众多的柳树,火祭圣坛上的通天神树——古柳与古榆等等,这些宗教中的生命与生殖的象征体,其原型都是这旧石器时代女神像中被高扬的女阴。

在法国中部西雷约数公里的蒂勒扎克岩壁下奥瑞纳后期的地层中,发现一个女神雕像,其头部、乳房、手臂均无存,臀腹部丰硕突出,女神像两腿之间有断面为椭圆形的一种茎轴或棒状物插入。一说这是表现分娩,或以为与具备两性特点的人像有关,其意义尚不明确。^③我们认为:这是萨满教以交媾方式祈求丰收——包括人口的繁殖——始母神兼丰殖女神。

位于南俄罗斯乌克兰的麦齐那遗址中出土的20件猛犸象牙雕制的女神像,是被抽象化的女神像,其中有一件腹部带有明显的三角符号,这是萨满教神偶中经常表示女神性别的符号。如我们在满族中发现的布帛神偶,约半尺长,用二寸宽的黑、蓝、白三色长方形布条制成的一对男女宇宙神偶,以黑色玻璃球作双眼,目光炯炯。神偶布条白色象征阳光,蓝色象征水,黑色象征黑夜。值得注意的是:女神用一三角符号(黑色布块)贴于胸部,代表女性生殖器,突出了女阴的重要地位。麦齐那女神群像被某些学者解释为鸟形护身符或男性生殖器象征物。我们从出土的年代及与某些后世萨满教神偶的图案、符号相比较,认为M·C·帕吉特和J·马林卡提出的这是最为简单化或是被极端变形化的女神像的推断比较符合实际。^④在萨满教女神像中,其性器部位经常被象征化、符号化。

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及西欧等地出土的女神雕像,也多为猛犸象牙刻制,主要的特点是双乳肥硕、腹部发达、臀部丰满,突出了成熟女子的性特点。较典型的如比利牛斯山脉北麓布拉萨姆普洞发现的女神像,其形如孕妇,线条柔美,被考古界称为“梨”,认为是特别优秀的美术作品。^⑤

又如:在奥地利威伦多夫发现的女神雕像,石灰岩质,形体矮胖,头发俯伏在头部四周,呈数重同心圆环的编组状,手指形态稚拙,安放在巨腹上。整个形象突出了孕妇的特点。因其富有立体感的造型,被誉为“石的维纳斯”而闻名世界。^⑥

在比利牛斯山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区域里,这类女神像出土得最多,虽然某些女神像身材细长,但乳、腹、臀部仍被夸张突出。^⑦这类女神像因其线条流畅,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生理特点,造型稚拙生动,在今人的眼里,也不失为艺术佳品,但她们绝不是单纯供人观赏的美术作品,而是有重要宗教意义的萨满教早期的生殖女神。

①③④⑤⑥ 详见[日]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载《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② 满族《雪祭神谕》中的神词。原文为满语,富有先泽。

⑦ [日]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载《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在乌克兰的加加利诺遗址中,沿着竖穴居住遗址的周缘,即在接近墙壁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七件猛犸象牙制的裸体女神像,其出土的状态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①这正是史前萨满教人神杂糅、人神同居的古俗足迹。

在近世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中,神偶是同居于一室的,不仅可以经常受到献祭,而且时刻守护着族人。满族、蒙古族也曾有此俗,后随着其经济文化的发展,神像就集中在萨满或族长家,有了比较集中的祭神场所——“堂涩”^②或“敖包”等地。满族的一支——巴拉人则一直保持人神同居的古俗。鄂伦春人自1953年定居前,家家户户的“仙人柱”(伞形居室)中都有专供神像的位置,并有许多禁忌。定居时,绝大多数人家将神像留在山林中,据当地萨满解释:因为神灵喜欢山林的洁静,不愿下山。^③

随着历史时光的流逝,猛犸象牙或其他岩石雕刻的女神像的质地、形象在演化,在改变,或陶制,或木制,或石制,但其女性的性特征万变不离其宗,其宗教意义一脉相承。

在新石器时代,仍有一定数量的“孕妇型”女神像被发现,其中较典型的是距今五千年前我国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发现的女神像。如赤峰西水泉的泥质陶半身塑像,残高3.8厘米,头部残缺,乳峰高耸,腰身苗条,富有青年女性美。^④出土陶塑人像最多的是东山嘴遗址,共发现残体二十余件,多为人体的肢体部分,用泥质红陶塑成,孕女塑像分小型与大型两种,姿势大体相同:裸体,腹部突出,臀部肥大,左手置于腹部上方,下肢略弯曲,有表现阴部记号,通体磨光。一件体形修长,一件略显肥硕。^⑤东山嘴遗址背山面水,从石砌建筑基址的结构和配置以及出土的陶塑女神像、带足小陶杯等综合分析,这是专供祭祀用的原始宗教的大型祭坛。方形基址当为平台式的主祭坛,石圈台址周围的女神像^⑥是祭坛上的主神。

在上述几组女神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女神都是裸体的青年女子,性部位被突出,有的线条柔美,极富性感。那么,会不会是初民一种情欲的流露与宣泄?如果审视当时初民的综合生存环境,回答是否定的。在漫长的石器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的生产与演进,人类的性禁忌越来越多,但比起文明人类,他们仍有相当的性自由,而人类的服装那时还没发明。

远古时代的初民,需要的是生气勃勃的有强大生命力的萨满教女神,在他们的心目中,是这些年轻的妈妈神孕生并哺育了人类和这个世界。

二、萨满教女神神系对北方初民性规范的历史影响

从文化史角度思考,满族创世神话《天宫大战》的重要意义是记录了萨满教的三百女神神系。据白蒙古^⑦口述的《天宫大战》的范本,音容不一、司职各异的三百女神有了较为完整的描述与记载,她们是:

天地三姊妹尊神阿布卡赫赫,巴那姆赫赫,卧勒多赫赫;
生命女神多喀霍;
突姆火神;
领星星神那丹那拉呼,

① [日]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载《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② 清宫称堂子。

③ 据1990年我们在大兴安岭鄂伦春萨满教的调查。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⑤⑥ 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群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11期。

⑦ 瑗琿满族讲述者的名字。

太阳女神顺；
月亮女神比牙；
百草女神雅格哈；
花神依尔哈；
护眼女神者固鲁；
迎日女神兴克里；
登高女神德登；
大力女神福特锦；
九彩神鸟昆哲勒；
大鹰星嘎思哈；
西方女神洼勒格；
东方女神德立格；
北方女神阿玛勒格；
南方女神朱勒格；
中位女神都伦巴；
女门神都凯；
计时女神塔其妈妈；
鱼星神西离妈妈；
天母侍女白腹号鸟、白脖厚嘴号鸟；
九色花翅大嘴巨鸭；
人类始母神女大萨满；
盗火女神其其旦。

除了以上有独立故事的女神外，九层天宇中有各层的女神神系：一九雷雪女神30位；二九溪涧女神30位；三九鱼鳖女神30位；四九天鸟长翼女神30位；五九地鸟短翼女神30位，六九水鸟肥腿女神30位；七九蛇、猬追日女神30位；八九百兽金洞女神30位；九九柳芍银花女神30位，共计270位女神。实际上，在《天宫大战》中，出现或提及的女神要超过三百位，统称三百女神。某些女神还能生出许多小神，其中可能有女神。甚至，恶神耶鲁里、风神西斯林也从女神突变而来。整个神话展现了一个系统的女神王国。

无独有偶，在满族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当炖鱼皮的哑女乌布西奔成为天女萨满后，向众徒传授了三百女神的神位神讳，她们是：

天母阿布卡赫赫三姊妹：阿布卡赫赫、①卧拉多妈妈、②巴那吉额姆。③由这三姊妹神统辖的天女神神系共156位女神，其中阿布卡赫赫神系39位，巴那吉额姆神系27位，卧拉多妈妈神系42位，山、云、雷、闪、雨、雪所统属的众神共42位，日、月、星、光女神共6位。

东海女神德里给奥妈妈妈妈统辖的水系女神有11位，为海豹、海熊、鱼、龟、蛇、蛙、蜥蜴、海岛、海风、海石、海草（花）诸女神。

托户离妈妈神系，统辖安班、阿吉、图们三位女神，主司光明、照耀、眼明、心亮、温暖。

查依芬妈妈神系，统辖主管女、男、老、少、兽、禽、万牲等7位女神。

阿米塔妈妈神系，统辖离苏、丘琴、安班、塔户、邦离、米牙、卡古、难奇、阿米、阿勒、

① 满语：天母神。

② 满语：布星女神，亦称穹宇妈妈。

③ 满语：地母神。

胡吉、库鲁、班克恩、图库、沙浑、混沁、库伦、堵离等 18 位女神，司掌疾病、生育、难产诸事。

合布离妈妈神系，统辖布凡、布安、班哥、毕亚金、毛新、宏克、波叶、都七、鄂林、莫音 10 位女神，司掌死亡及亡魂。

记录在这里的女神实际上仅二百十余位，其余的可能在漫长的传承岁月中已经失传，但乌布西奔妈妈传授了三百女神神位神讳，可以推断当时确有三百女神的完整神系。其中的神名大部分是女真语或萨满教通用的通古斯古语，今已难确考。但从中已经看到一个相当完整的女神王国，而且，宇宙生成、日月运行、生命的起源与繁衍、人类的生活与生产都与这女神神系息息相关。

在《天宫大战》神话中，阿布卡赫赫为代表的女神神系，与以男性神耶鲁里为代表的恶神神系的激烈冲突，构成了神话的主要内容。在《乌布西奔妈妈》史诗中，与女神神系相对立的恶神耶鲁里神系，则更为明确与系统。耶鲁里统辖都托、毫托、托欧、多威、曾吉、角亢、安我、德林、卡妞、胡突、沙林、玛呼、喝荣、博诺、窝浑、苏楼等 91 位神灵，^① 与女神神系势均力敌。

神话《天宫大战》的三百女神与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的三百女神比较，前者都是自然女神，无专司人类社会事务的女神，它的内容与形式都更为古老与原始，更有人类童蒙文化的意蕴与特色；而后者已经有一批司掌人类社会生活诸重大事务的社会女神，或称文化英雄女神。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萨满教的世俗因素在增长。两者比较，也有共同点，就是女神们在其首领的统领下，经过了与恶神惊心动魄的争战，给人类创造了一个可以生存、繁衍的新世界，这种人本主义倾向一脉相承。

吴纪贤^②先生所撰《吴氏我射库祭谱》^③ 第 3 段《妈妈祭》中说：“吾族公祭，均祭至高无上之母亲神灵，神名之重之多，譬如兴安之树，不可数指也。”这群如“兴安（指今大兴安岭）之树，不可数指”的女神构成了一个自成系统的女神王国。值得注意的是，据吴氏调查、纪录的时间——20 世纪 30 年代，这个具有重大文化价值的女神王国仍活跃在某些满族姓氏的萨满教圣坛上，而且被族众视为“至高无上之母亲神灵”，女神仍保持了旺盛的文化生命。

西伯利亚突厥语族的特勒乌特人的萨满在跳神时不断地列数着下述天神：住在第五层天空上的太阳母亲、住在第三层天空上的母亲波告什·凯拉坎、住在第四层天空上的天空制造者迪艾额丘间盖列母亲、住在第七层的天空母亲麦尔根、住在第八层天空上的被称为恰吉尔坎的天空母亲布拉、与穆斯汗分开住在第十四层天空上的两名少女、住在第十五层天空上变成了纯洁少女、住在第十六层天空上的拜乌勒根母亲等，其中拜乌勒根是主神。可见，十六层天空是最高一层天穹。神词中太阳、凯拉坎、迪艾额丘、麦尔根和布拉等都是善神的共同绰号，^④ 这里已经出现了众多的女神，但并非是一个纯女无男的女儿国，在特勒乌特人的自然神殿中，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男性神灵，如住在第六层的月亮父亲、住在第十一层天空上有三颗牙的父亲汉凯拉坎、住在第十二层天空上的天空父亲黑貂、住在第十二层天空上的父亲雅达——能使天气变化的石头等。但天穹主神是女神，男神地位与作用也不如女神，说明女神崇拜曾在萨满教中广泛存在过。

在世界各民族原始宗教中，萨满教雄踞亚、欧、美三大洲的北方寒土，它的起源阶段的主要形态，即女神崇拜。下面，我们从建立人类正确的文化模式的角度——即在史前人类的历史文化中的功能与意义上，尤其是对北方初民性规范的历史影响作一个简要的归纳。

① 富育光、王宏刚：《萨满教女神》，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第 35—37 页。

② 黑龙江省绥化地区满族著名文化人士。

③ 吴纪贤先生整理的萨满教族传史料。

④ 转引自郑凡：《震撼心灵的古旋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女神崇拜防止了原始人群为争偶而引起的互相残杀,为早期母系时代的两合氏族群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保证与推力,从而使人类的自身生产纳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蔡俊生^①先生提出:“个体的生物学需要主要是食物本能和性本能两项,既然原始人群中食物分配已经社会地调整好了,那么这种‘同伙之间’的自相残杀显然就主要是由于争夺女人而引起的。”可见在原始人群的初期阶段,既存在着成对配偶,也存在着由于争夺女人的角逐,二者相互联系,互为因果,是可以互相印证的。这种情况与通常所理解的类似黑猩猩中两性关系的那种乱婚概念(在黑猩猩那里并不存在成对配偶,当雌性发情期到来后,一切成年雄性随时都可以同它进行交配,有时是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因而也不会引起雄性之间为争夺雌性的角逐),真有天壤之别。当摩尔根学派的人提到乱婚的时候,那不过是指缺乏正面调节两性关系的社会规范。^②所以,恩格斯说:“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在这种关系的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乱得毫无秩序的。短时期的成对配偶……决不是不可能的。”^③在人猿揖别后的道路上,人类的争食斗争并非一劳永逸,在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争食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但人类的劳动,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性质,食物分配的社会调节较易完成,而性欲的社会调节就困难得多。氏族社会前的乱婚到两合氏族群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排除氏族内婚的过程,是原始人类的性欲范围的不断减小,其间充满了冲突与痛苦。虽然,原始人类集体性社会劳动的建立与发展,体质上发情期的逐步消失,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但实践上的解决,还要具体地依赖于精神文化方面的引导与推力,这个精神文化推力的具体形态就是女神崇拜。当然女神崇拜的产生基于前者的物质基础,但一经产生,就会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反作用。在前文论述女神崇拜的种种具体形态中,我们已经看到:绝大部分女神——无论是自然神、社会神,还是图腾神、英雄神,都带有浓郁的母亲神的意味。

在萨满教的创世神话中,人类实际上是被女神——尽管有种种扑朔迷离的形式——孕生出来的,女神与人类形成了观念上的母子关系,这就揭示了女神崇拜缘起的一个历史之谜。在动物界,母子之情的存在相当普遍,在较高级的哺乳动物中,这种亲子之情往往发展得相当强烈。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如果冒犯了孕育、哺乳中的雌禽母兽,它们会舍命相搏。而人类的母子之情高于其它较高等的动物,这是因为人类的成熟期特别漫长,从降生、哺乳到自己能独立觅食,至少要8年时光。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母子(包括女儿)情感是足以维系终生的。女神崇拜的基质是母性崇拜,而女子性器崇拜、女性生殖崇拜、始母神崇拜、图腾崇拜仅是母性崇拜的具体方式。人类情感世界中一种最普遍最持久最牢固的感情被高扬,被圣化,被宗教化,母亲神就诞生了。

当然,女神崇拜与当时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与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有关。女神崇拜一经产生,反过来巩固与提高了妇女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将氏族前的乱婚中妇女易受的性侵犯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即使在最原始的宗教里,信徒不会轻易冒犯被认为是神圣的崇拜对象。这样,从乱婚到氏族外群婚过程中的种种性禁忌、性规范才得以实施。女神崇拜萌生于这漫长的过渡阶段,一旦得以真正形成,标志着两合氏族群婚(在实践中,两合氏族通婚很可能是三合甚至多合的,其基础仍是两合,为了论述简便,统称两合,其基本性质是氏族外婚)的母系氏族社会已经确立。

女神崇拜成为母系氏族社会的主要社会意识形态,巩固并推动着母系氏族的发展。母系氏族

① 哲学人类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② 蔡俊生:《论群婚》,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社会并不是一个凝固体,其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婚姻形式与制度等也不断演进。从早期的普那路亚婚姻向对偶婚发展,以至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萌芽,在这个过程中,女神崇拜促进了其向前发展,而不至于产生大的反复与倒退。在前文论述中,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女神是生命神、生育神、婚姻神。在世俗生活中,女萨满不仅传授着婚媾生育的知识,而且司掌着氏族成员的婚姻大事。女神的观念影响、女萨满(往往兼女首领)的实际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习俗的限制”——“性禁忌”形式中的性规范得到自然的实现,完成了人类性史与婚姻史的重大变革。氏族外婚制的胜利,一方面排除了氏族内部的性冲突,使氏族成为一个协调牢固的社会生产集体,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排除了亲缘婚配的自然恶果,发挥了远交杂交的生物学优势,使人类的生理素质得到稳步的改良和提高。今天,体质健壮、智力发达的人类终于成为地球这个蔚蓝色星球的主人,仍得力于数万年前这场以女神崇拜为基础的婚姻改革。

在数以万年计的蒙昧时代漫漫长夜中,古人类蜗爬牛行,终于在女神崇拜中透露出文明的晨曦。

三、萨满教提供了氏族外婚制度的神圣识别标记

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产生于狩猎时代。氏族的产生与人类体质的革命性变化有关。据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没有发情期,^①也就意味着人类成年人的性能力也达到“万物之灵长”的水平,由此,人类两性间最持恒最亲密的感情——爱情有了发展的生物学基础,进而为社会学的氏族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客观基础。

氏族组织的基础之一是婚姻关系的供奉与调整,具体而言,即是维护氏族外婚制度的实施与传承。我们以史禄国^②《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③一书中对通古斯氏族的考察为例,来探索北方民族萨满教对氏族外婚制度的根本性影响。虽然这是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与氏族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区别,但史氏调查的北方通古斯人还是保留了氏族外婚制度,我们可以看到萨满教提供了氏族外婚制度神圣识别的生动例子。

史禄国指出:现在让我们按通古斯人的观点对婚姻问题做稍许的探讨。假设一个氏族人口众多,有一百名男青年必须结婚,可是已经同这个氏族有交换妇女关系的另一氏族能够结婚的姑娘只有五十人,因此第一个氏族必须从其他氏族中寻找年轻姑娘。如果它能够在民族志学上近似的集团中找到这样一个氏族,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找不到,或者那个氏族居住地很远,问题就很困难了,这样这个氏族或者有五十名男青年不能结婚,或者必须用其他办法解决。在通古斯人中,氏族内部是不许通婚的。

通古斯人对这样一个单位的名称是不太关心的,他们注意的是它的存在。然而氏族一旦满足不了婚姻调整的实际需要,通古斯人总是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方法,即把一个氏族分为两个外婚制单位,这些单位又成为氏族。

从满族的实例中,也可以看到氏族形成的机制,它同我们在北方通古斯人中观察到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我们已经在通古斯新氏族形成的历史中看到,许多新氏族是从老氏族派生出来的,从那些实例中各老氏族在两个世纪间派生出一些新的分支,由它们又派生出新的氏族,最后派生出新的家庭名称。^④随着氏族人口迅速扩大,由于地方条件,不能从邻族得到妇女时,形成

① 约迄今4万年左右。

② 俄国著名民族学家。

③ 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④ 或者是氏族。

新氏族的愿望自然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按照一般习俗,氏族内部是禁止通婚的,而为了其他目的必须将氏族保留下来。所以唯一解决的方法,是把一个氏族分为两个外婚制单位。于是如何将氏族的划分程式化、合法化的问题就产生了。在通古斯人中,社会生活是由习俗规定的,而习俗的建立已经超出了现在活着的人的记忆;于是它们就被设想为是由更高的存在,即神灵赐给人的,或者是由其他民族集团的风俗暗示的。如果要做任何改变,通古斯人必须向那些更高的存在祈告,求得批准。这种更高的存在就是神,他是全能的、无所不在的。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他是不予过问的,他是至高无上的力量,是生命和万物的本源。这位神在通古斯语中称为布嘎(bugabura),它同时也具有“场所”、“世界”等的意思。在满族中,这位神称为阿普卡恩都利^①(apka endure),即天神。这个称谓被同满族接触的某些通古斯人所借用。他从不和人发生直接关系,总是通过和人比较接近的其他神灵而起作用,这些神灵同人的关系似乎比这位神更密切一些。通古斯人与这位神的关系,仅限于简单而非常奇特的祈祷和正式的祈告中。因为氏族的划分超过了氏族神灵的权力,所以通古斯人在需要分开氏族时,要用一头驯鹿或牡牛作牺牲,向布嘎^②献祭。

然而分开的氏族,因为存在着共同的氏族神灵而变得复杂,例如毕拉尔千^③中,人口很多的马阿卡基尔氏族,分出去了新氏族玛拉库尔,^④他们对布嘎供奉了一头牡牛,形成了两个外婚制单位,但是神灵尚未分开,仍然不许通婚。后来萨满们将神灵也分开了,因此新成立的氏族神灵,必须不离开他们的氏族成员,但是这个实验还没有完结,因为毕拉尔千还要在一定时间内看一看,神灵是否真的分开了。如果证明神灵已经分开了,即可通婚。

在庫瑪爾千中也有两个氏族处于类似的地位,玛纳基尔氏族与吴查特坎氏族已决定分为两个外婚制单位,但是尚未向布嘎供奉牺牲,因而不许通婚。^⑤

这段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非常重要,因为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调查时,北通古斯人^⑥仍然在大、小兴安岭游猎,他们的社会组织比较接近人类的原始状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 古人类从原始群团到氏族的产生,是其社会性的质的飞跃,其实质是氏族外婚制度的确立,使人类的体质与智力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 氏族外婚制度是氏族存在与发展的基石,而萨满教是其意识形态的根本保障。在萨满教的肇始期,其神系即氏族神系,成为生活中氏族区别的神圣标记。

(责任编辑:于光)

① 满语:天神。

② 又名“恩都利”。

③ 鄂伦春族古老氏族的名称。

④ 现在这个氏族人口也很多了。

⑤ [俄]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第324—326页。

⑥ 这里指鄂伦春人。